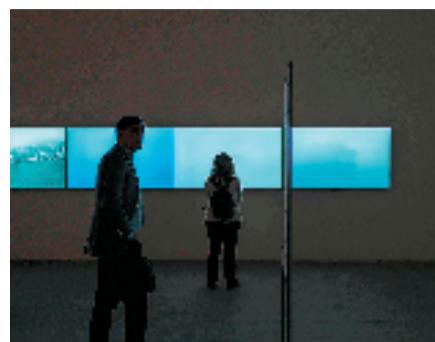


回到最朴素单纯的凝视

■车建全(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跨领域艺术家)



车建全 亭 影像 2003—2022

是关于观看的,回到最朴素单纯的凝视,不会给观众带来难度:一座亭子在云雾中出现然后消失,或者正在慢慢从雾中浮现……从另一个层面看,被拍摄对象的座落位置在当下和历史有上下文关系,这个位置曾经是建于公元四世纪的大林寺,很多文人和高僧活动于此。这是西方观众不熟悉的背景,他们更多感受到了诗意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另外,这件作品是用来感知的对象,凝视和观看的过程有点接近冥想,并在时间流逝中获得只属于观看者自己的体验,我的建议是在作品前至少停留5分钟。

中国馆以瓦尔堡的图像学理论出发,集成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中璀璨的碎片,从古今对话的角度展现了传统文化多面向的精神价值。我看了很多其他国家馆的作品,学习到很多。有点感慨的是,无论呈现方式还是技术层面,背后都有不同基金会的支持,希望未来国内能够建立相关的支撑系统,能够为这个国际平台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撑。

《亭》这个系列作品拍摄时间跨度长,它

对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情有独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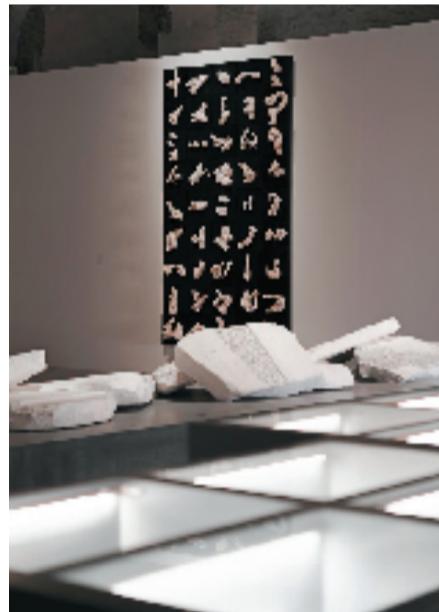
■施慧(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艺术总监)

通过艺术的形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的美好。同时艺术家们借此机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们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艺术的发展,这种交流与探讨,将成为艺术家们未来创作的重要动力。

1987年,我作为入选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代表第一次到欧洲,第一次真正打开了艺术视野。我从80年代开始学习编织,到90年代使用纸浆,30多年来,一直将它们视为创作的媒介来传达我的艺术理念。我对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情有独钟,也一直坚信这是中国艺术家在创作中保有东方艺术所特有品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早年的假山系列到后来的本草纲目,再到近几年的书非书系列,我一直试图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园林、古建、中草药、书法,均成为我关注的对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给予我无尽的创作源泉。在创作中,我努力融合中西文化的精髓,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共鸣。相信,艺术是沟通人类精神的桥梁,是不断交织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

“美美与共:集”强调的是相互尊重和理解,倡导共同发展和共享成果,以文化之



施慧 书非书 装置
(宣纸、纸浆、棉线、木板) 2021—2024

美相互包容,追求和平共处,展现文明互鉴、开放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让我们携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共同实现“美美与共:集”的理想,共建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内容节选自作者作为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代表致辞。)



王绍强 淬厉新之
(局部) 纸本水墨 2024



焦兴涛 魂·韵 雕塑
(金属) 影像动画 2022



朱金石 宣纸塔 装置(防火宣纸、钢管、棉线、竹竿、LED灯带) 2024

源自书写和水墨的雕塑 给雕塑界带来“异类”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家、艺术理论家)



邱振中 状态 雕塑(钢筋龙骨、玻璃钢着色) 2024

这次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当代社会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它实际上给艺术家提供了充分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刻画现实还是从现实中发掘各种题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每一位当代艺术家选定题材后都面临两重困难:一是与同类作品在艺术史上的关系;二是作品与整个当代艺术的关系。注意到连续性,则会削弱它的新意与冲击力,关注它在当代作品中的前卫性,则会影响到它的深层意义。人们会说,艺术家不必要想那么多,凭感觉把作品做好就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艺术家在创作的构思阶段会想到无数点子,但选择哪一个构思去完成,取决于艺术家的深度和判断力。如果一位艺术家只能从批评家的反应中获得反思的契机,他永远无法成为自己感觉

和想象的推手。

我是一位从书法出发的创作者。双年展展场中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是怎么从书法做到雕塑的?我全部的作品,从书法到文字作品、到水墨绘画,其中包含着充分的连续性,从一种作品到另一种作品,像“从一间房间踱步到另一间房间”。其中不断遇到重要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并且总能有所推进,转向装置和雕塑,是由于展场环境的需要。但构思时,我只能从书法引出构思,最后成就一件与书法密切关联的作品,如2018年的装置《空·流》,构件的连接采用的是书中“绞转”的构思,这次的《状态》系列的雕塑,是从我一组抽象水墨演变而来——从平面作品到雕塑,已经屡见不鲜,只不过源自书写和水墨的雕塑,给雕塑界带来了一批“异类”。

我是一只游走在东西方的鸟

■汪正虹(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威尼斯艺术展的主题有几层意思:纵向来说,全球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没有边界,思想文化饮食等等处处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子;另一层面,因为有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汇聚于此,才有威尼斯双年展——这次大展也邀请了迁徙国的艺术家,血液里流淌着国际化的痕迹。

而我为什么会选择《百鸟图迹》这件作品,是因为五代时期的画家黄筌所作的《写生珍禽图》。画中描绘了24种动物,10只鸟和2只乌龟,还有其他小昆虫。不同种类之间,语言不通却也共生,这也回应了本次主题“处处都是外人”。这些鸟是从2800米以上的地方飞下来的,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如今已非常稀有且濒临灭绝。历史记载,这件作品是最经典的花鸟绘画,到现在一直是学习艺术之人模仿追随的典范。

去年我花了半年时间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园里养了1万只鸟,开展前一星期我把它们(创作的微型鸟形雕塑)带到了威尼斯中国馆,等新的主人领走。观众可以跟鸟儿们跟我互动,把它们带到不同国度。因为这样的故事触摸到了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成为了中国馆的打卡地——每天的观众络绎不绝参与到这个项目来。任何人可以领取鸟徽章,自愿留下姓名、国家、地址等信息。最后这1万个佩戴的人物形象在电视里呈现,每个星期更新。六个月以后鸟徽章送完,1万个文献图像汇集在中国馆,整个作品才是真正的结束。



汪正虹 百鸟图迹 综合材料(金属、玉石、木头) 行为表演 影像装置 2023

在开幕式这天,我与美院的七位学生,通过“唤鸟”的方式不断地在空间里游走,用回音的形式回荡在建筑中,观众自动融入到活动中来,并且把鸟图案的印章盖在他们的皮肤上。现场三个电视机分别展示了三块内容。中间这幅《写生珍禽图》与展示空间相呼应;两侧的电视影像一个是开幕式的记录,另一个影像是这几天参与互动的公众,也呼应了“处处都是外人”的总主题。

这次将被可佩戴艺术、公共艺术、装置艺术做了交互,故事将情感的交流、身体的碰撞结合起来。人与鸟之间有非常多的共性共识,而我从社会学和集体主义的角度去诠释作品,这还是第一次。我是一只游走在东西方的鸟。

(本文由厉亦平采访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版权: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团队,意释文化摄影)